黄:大地之色,交还之时

魏志宁

近日行路街头,抬眼望见满树秋黄,低头皆是遍地落黄。风一吹,金黄的叶片簌簌飘落,铺满一地温柔又萧瑟的色彩。我忽然开始重新打量这个颜色。

一片叶子落下来,轻得像一声叹息,却压住了我心里许多关于“黄”的旧印象。中国人对“黄”的执念,是刻在骨头里的。《说文解字》里说,“黄,地之色也”。五行之中,青红白黑各守一方,唯有土居中央,专属黄色。所以我们的始祖叫黄帝,母亲河叫黄河,我们是炎黄子孙。隋唐以后,黄色逐渐被赋予帝王专属的意味,明清两代更以法典和例制将黄色收归御用。

可我想说的是,黄色的尊贵,不是皇帝给的。恰恰相反——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大地之色,是滋养万物的颜色,皇帝才要借它来证明自己顺天应命。

你看秋天。玉米黄了,谷子黄了,土豆从土里刨出来带着湿泥的黄,麦田在风里翻成一片金。这些黄,和龙袍上的黄,是同一个黄。都是土地给的颜色。

但黄还有另一副面孔。

深黄过后,就是凋零。叶子从绿到黄,是从饱满到干瘪,是从拥有到交还。贾平凹写他窗外那棵法桐,深秋叶子一片一片落去,树变得嶙峋僵硬,他一度觉得残酷。后来他明白了:欢乐到来,欢乐又归去,这正是天地间欢乐的内容。我忽然觉得,这才是黄色最动人的地方——它是过渡色。

绿是生长,红是盛放,黑是沉寂,白是空白。只有黄,是“正在交还”的那一刻。它不藏着,不遮着,把生命从枝头往土里送的过程,明明白白摊给你看。



而我们山西人,最懂这个颜色。脚下就是黄土高原。这片土地东起太行山,西至青海日月山,是世界上覆盖面最大的农业文明摇篮之一。窑洞是从黄土里挖出来的,小米是从黄土里长出来的,陕甘的秦腔和晋地的山西梆子那高亢激越的调子,也是从黄土里吼出来的。黄土不肥沃,它疏松,会流失,会干旱。可它养了几千年的人。我小时候不懂,为什么大人总说“这土养人”。现在有点明白了——黄土地教给人的,不是索取,是循环。叶子落下来,化成泥,泥再养树,树再长叶。没有一样东西是白给的,也没有一样东西是白费的。

黄色,是植物在告别生长季节时,最后展示的颜色。从这个角度看,黄色又成了一种关于“时间”的颜色——它标记着成熟,也标记着凋零;它预示着丰收,也预示着离别。黄的这种“向下”的面孔,也被古人借去命名另一个世界——死亡的国度叫“黄泉”;病态的脸色叫“蜡黄”。黄色的负面意义,大多与枯萎、衰败相关。可这又有什么呢。凋零不是终点,是归还。黄泉不是终结,是另一种开始。

所以“黄”这个字,在中国人心里,从来不是单一的意思。它是皇权,也是庄稼。是尊贵,也是凋零。是开始,也是归还。

(作者单位:屯兰矿)

想你时

周永胜

想你时,你是一缕炊烟
灶头上的热饭,炕沿上的家常
一把柴火
温暖了几多时光

想你时,你是一场秋风
飘来的红叶
每一片都是一个故事
每一片都落在心上

想你时,你是一场飞雪
围巾飘荡,酸楚行行
两个凝望的雪人
心思,都在一张信笺

(作者单位:西曲选煤厂)



水榭小驻

杨 丽

往事安静了,
众多小路空无一人

湖岸逶迤而去
起伏有如平生那些未解之谜

原来心可以是风雨海峡
也可以天高云淡,
水波不兴

这一生无所惭愧
也随鸟翔,
也任鱼游

经年的淤泥,
也有肥大的藕开出新花

这一生无所失败
众人鸟影掠过,

不着痕迹

而你的名字
如一艘沉船

压着镜子里的
无边银色

(作者单位: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)



挥篮竞风华

温洁(新闻中心)



家庭

慌啥子嘛

王晶晶

作为一名85后,循环听着赵本山的《慌啥子嘛》,心头漫出许多感慨。

年少时守着春晚,最爱看他的小品,台上包袱连连,满堂皆是笑声。那时候只觉得热闹有趣,不曾读懂笑声背后,藏着生活的万般滋味。一晃岁月流转,当年台下捧腹的少年,已然步入中年,肩上扛起家庭与生计。上有长辈待赡养,下有孩童要抚育,工作的担子、生活的琐事接踵而至,我们习惯一路奔跑,常常不自觉地焦虑内耗,总怕慢一步,就被时光落下。



一句慢悠悠的“慌啥子嘛,慢慢来,太阳下山有月亮爬上来”,没有激昂的说教,如同熟识的长辈坐在身旁,轻声宽慰。初听只当一句家常闲话,反复聆听,才品出其中沉淀下来的通透。这不是教人躺平懈怠,而是劝人与自己和解。人生本有时序,花开有时,起落无常,不必事事强求即刻圆满,不必时时追赶旁人的脚步。

我们这一代85后,大多习惯默默硬扛,遇事总想着咬牙往前冲,很少允许自己停下来喘一口气。在喧嚣匆忙的日子里,我们总在期盼一个确定的结果,却常常忽略,旅途本身,亦是风景。尽力做好手头该做的事,踏实走好脚下每一步,其余的,不妨交给时间。

慌啥子嘛,认真生活,稳步前行,自有清风相伴,自有月明花开。

(作者单位:晋兴公司)